

阴谋

（历史纪实文学） 作者：林西成

（中国文联）

一起轰动世界的
奇案侦破

军事科学出版社



A. E. MUSIBA

NJAMA

本书根据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陆出版社

1981年斯瓦希里文版译出

阴 谋

——一起轰动世界的奇案侦破

〔坦桑尼亚〕穆西巴 著

蔡临祥 译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375印张 12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1-161-4/1·07

定价：2.50元

译 者 的 话

《阴谋》是一本军事题材的侦探纪实小说，1981年由坦桑尼亚大陆出版社用东非通用语斯瓦希里语出版，是深受东非读者欢迎的一部侦探小说。坦桑尼亚报刊曾评论说：《阴谋》是东非近年来最好的一部侦探小说，它标志着非洲文学有长足的发展。

《阴谋》描写的是南非人民解放阵线主席西萨尔·齐马拉莫访问S国并得到一批现代化武器的援助。S国政府答应在6个月内将这批武器运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然后再由总部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将武器转交给南非人民解放阵线。

西方先进的情报网很快截获了这一绝密的情报，并将情报转告南非少数白人统治当局。南非统治当局认为，如果这批武器落入自由战士手里，将会给他们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设法将武器弄到手。南非情报局接到政府的密令后，经过周密的策划，制定了一个窃取武器的完整计划……。

S国的这批现代化武器到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后，突然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不知去向。

武器失窃的消息一传开，世界舆论哗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阴谋，有人说这是坦桑尼亚政府为独占这批武器所玩弄的手腕。为维护民族尊严，澄清事实真相，揭露南非少数白人统治当局破坏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坦桑政府派坦桑情报局著名侦探威廉·冈姆巴深入

虎穴，对案件进行侦查，在侦查过程中发生了一起起惊心动魄的谋杀案，先是解放委员会官员被暗杀，后来又发现解放委员会的通讯员基奇被害，冈姆巴从基奇被害入手，顺藤摸瓜，终于查出南非情报局在达累斯萨拉姆市的间谍网，使这起震惊世界的武器失窃案真相大白。小说语言生动流畅，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作者还有意穿插了一些冈姆巴个人的爱情生活的描写，令人读来更有人情味，更富有非洲生活气息。

《阴谋》作者A·E穆西巴1949年生于坦桑尼亚马腊省木索马县马塔吉村，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酷爱文学，具有很好的文学天赋。他是东非文坛后起之秀，擅长创作各类题材的侦探小说，从事创作十多年来，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侦探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从武器失窃、走私贩毒到谋财害命、爱情纠纷等，都在他作品中有所反映。他的长篇侦探小说的代表作有《复仇队》、《阴谋》、《脱险》和《终点》等，新的长篇侦探力作《奇袭》不久也将与东非读者见面。

我国有些读者看过不少欧美的侦探小说，再欣赏这本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非洲侦探小说，想必能获得新的感受，并能了解一些非洲的风土人情。因此，选择一、二种较有代表性的非洲这类作品，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让读者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去了解印度洋彼岸的非洲风情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译本书的目的。因水平有限，译文谬误之处一定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蔡临祥

1989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第1章	旅途巧遇	(1)
第2章	紧急召见	(27)
第3章	维萝妮卡	(45)
第4章	发现线索	(55)
第5章	跟踪追击	(73)
第6章	虎口脱险	(86)
第7章	基奇其人	(108)
第8章	维萝被害	(121)
第9章	真相大白	(132)
第10章	最后决斗	(152)

第1章 旅途巧遇

山林中鸟儿们的欢快的歌声揉碎了我枕上的梦，我在朦胧中醒来，睁眼一看已是早上9点。往窗外望去，多好的天气，大地在欢笑，金色的阳光给天地万物披上了万紫千红的盛装。我是昨天乘飞机从达累斯萨拉姆来弗里敦度假的。不久前，为了侦破一起国际毒品走私案，曾经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圆满完成任务以后，情报局领导给了我两个礼拜的假期。

来到弗里敦，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办事有诸多的不便。然而，在一位热情的姑娘的帮助下，我却顺利地住上了市里一家第一流的旅馆——宾图玛尼旅馆。我是在旅途中结识这位姑娘的，她家就在弗里敦。我们俩简直是巧遇，我要是向你介绍我是如何认识她的，你一定会感兴趣。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认识她的。那天，我搭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达累斯萨拉姆飞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但这架飞机直飞伦敦，我必须在意大利的罗马换乘其它航班。换机时，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一进机舱，正找座位时，偶然间，发现前面第三排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旁边正好有一空位。一见到她，我心里骤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因此我贸然走上前去，指着旁边的空位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姑娘，我能坐在这里吗？”

她抬起头来，用她那晶莹的双眼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两片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我局促不安地望着她，等待着她能张开紧抿着的双唇。俗话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我过去曾和许许多多的姑娘打过交道，也曾不只一次地留意过她们的眼睛，可是从未见过象她那样，双眸如此明净，脉脉含情，美丽动人。

“请吧！”过了一会，她有礼貌地对我说。说完，她转过脸去，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

飞机终于起飞了，它咆吼着，腾云驾雾，直冲云霄。天空中飘浮着白茫茫的云海，翻滚着的白云就象大海上白色的浪涛，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不一会飞机已飞出云层，在云海之上平稳地飞行着，旅客们解开了安全带，开始动作起来，这时我才有机会和姑娘说话。

“请原谅，姑娘……，”我鼓起勇气想和她搭话。

“有事吗？”还未等我说完，她回过头来，傲气十足地反问我一句，然后又转过头去，泰然自若地望着窗外。

“人类往往是在各种不期而遇的场合中相互认识的，比如在学校，在单位，在娱乐场所或者在旅途中。今天有幸和您相遇，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能相互认识一下，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我刚说完，她就转过头来，对着我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是一位多么水灵的姑娘啊，俊美而又清秀，即使嘴角上只微漾一丝笑意，也显得那样端庄、娴雅和教养有素。

“我叫威廉·冈姆巴。很抱歉，请问尊姓芳名？”

“我叫维萝妮卡·阿玛杜。”她眼里闪动着笑意。多么美的名字啊，就象她的人一样，我心里暗暗赞叹道。

“那么您从哪儿来，又准备上哪儿？”我问。

这样一问，好象触动了她什么，笑意突然消失了，脸上显出惊异不安的神色。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还是象刚才说的那样，只是想彼此认识一下，并无其他恶意。”我微笑着急忙向她作解释，这种微笑和解释正好恰到好处。姑娘的脸色“阴转晴”，脑里的疑云似在逐渐消失。她沉思了片刻，耸了耸双肩，回答说：“我从伦敦来，准备回弗里敦，因为我家就在那里。您呢？”

“我是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来的，要去弗里敦度假。”

“那么，您是坦桑尼亚人？”

“是的。”我心中的不安也在慢慢地减弱着。

“您来弗里敦度假？”姑娘用略带惊讶的语气问我。

“是的，是来度假的。”

“那么，欢迎您！”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笑意。

“谢谢，这就是说我不期遇到一位热情大方的朋友，是吗？”我高兴地说。

“可以这样说。”她笑而不露，天真地点了点头。

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只要我开口，在我遇见的姑娘中很少有不理我的，这也许是一种运气吧，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去伦敦旅行，还是出差？”我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

“我在《非洲》杂志社工作，是该杂志的政经专栏记者，这次我是去伦敦采访。”

“哦，《非洲》是西非地区很有名的杂志，我常常在杂志上看到您署名的文章，这次有幸见到您，实在高兴。我是商人，在东非地区经商。过去我一直在想要是能在西非国家结识一些商界朋友，广开生意渠道，那该多好，这次是一个

难得的机会，在这方面不知您是否乐意帮忙？”说完，我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她。

“这没问题，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从未到过东非，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听你介绍介绍东非的情况。那么你准备住在哪家旅馆呢？”她忽然转过话题问我。

“我还说不准，因为第一次来这里，情况还不熟悉，我想住一家设备比较好，环境幽静的旅馆，您认为哪家合适？”

“那，我看宾图玛尼旅馆好，它是弗里敦城里第一流的旅馆。”

“谢谢，那就去宾图玛尼旅馆吧”

说话间，飞机已经在弗里敦机场徐徐降落。分别时，姑娘详细告诉了我乘车路线，还答应第二天上午10点到旅馆找我，还说要带我游览弗里敦名胜——雷利海滨。

我为能结识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朋友而感到高兴。

* * * *

我赶紧起床，匆匆梳洗完毕，换上一身干净时髦的外套，吃完早点，急切地等待着维萝妮卡的到来。

说也巧，我刚做完这一切，电话铃就响了。

“喂，是305房间吗？”电话里传来姑娘的声音。

“是的。”

“请原谅，打扰您了，这里有人找您。”女服务员说。我猜想一定是维萝妮卡来了，因此高兴地回答道：

“我跟她说话！”

“喂，是威廉吗？”

“是我，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维萝，进来吧，请上我房间里来。”

“我马上就来！”

放下电话不久，就听到维萝妮卡的敲门声，我赶紧打开门，她就像轻盈飘忽的云彩，轻轻地飘进了我的房间，骤然间，房间里散发着各种香味，使人顿觉心旷神怡。这时她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使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我理智地控制着自己，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声：“您好！维萝。”

“您好，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太好了，请坐！”

“坐哪？”这时我才意识到椅子上堆满东西。

“啊，来，那就坐在床上吧。”

她微微一笑，落落大方地在床边坐了下来。

这时我贪婪地看了看她今天的一身素洁高雅的打扮：洁白合身的裤子、白色开领、半透明的上衣。……这身迷人的打扮已足以打动我的情怀。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是先到海滨那边去玩玩，还可以游游泳，你说好吗？”她显得格外的轻松愉快。

“那当然！一切都准备好了。”

“不过请您先到阳台来欣赏欣赏这里周围的风光。”她一边说着一边朝阳台走去。

站在阳台上，放眼四周，旅馆就座落在绿树环抱的山丘上，周围处处树影婆娑，花香鸟语。和煦的阳光沐浴着这里的一切，确是美丽幽静所在。

“您看，不远处碧波万顷的大海是大西洋。这个一直伸到城里的海湾叫军舰湾。再往这边，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海

湾，就是举世闻名的雷利海滨浴场。”我一边欣赏着滨海如画的风光，一边听着她的介绍。我暗暗佩服她的见识，同时，由于能得到这位好向导而感到心满意足。

“这样美丽的海湾世间少见。”我赞叹说。

“旅馆座落的这座山丘叫‘瞭望山’，在没有建这座旅馆以前，就已经以其迷人的风光吸引着国内外游客，他们兴致勃勃，慕名而来，登山远眺，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绘画拍照，作诗写文章。”

我突然发现，从旅馆顺山坡而下，有一小径弯弯曲曲通往不远处一幢幢别墅，小径两旁树木葱茏、树荫蔽日，偶尔有修竹数竿相夹于绿树丛中，青翠欲滴。小径在其中若隐若现，颇有曲径通幽之感。

“山坡那边的建筑群也是旅馆吗？”

“那是雷利滨海旅馆。中间一些建筑群是卡西诺旅馆，都是花钱如流水，纸醉金迷的场所。”她耸了耸肩，双手一摊，回过头来用惋惜的口气对我说。

“还有其它感兴趣的问题吗？”

“没有，起码暂时没有，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很荣幸，找到了一位象您这样的朋友和东道主。我这次度假一定会很愉快”。我高兴地对她说。

“那我们走吧，上海滨去！”维萝妮卡拉了拉我的手，对我说。

我和她一起下了楼。路过服务台时，我向服务员要了张纸，想给达累斯萨拉姆发一个电传。

“清用电传发出去！”我将写好的纸递给服务员。年轻的服务员接过纸念道：

玛塞琳娜，我已平安到达弗里敦，住宾图玛尼旅馆。

——威廉

服务员看了看电传号码，然后满意地点头说：

“我马上发出去。”

“谢谢！”

我和维萝妮卡来到停在门口的白茄牌小车旁边。

“这辆车很漂亮，雪白的颜色是我最喜欢的。”我对她说。

“谢谢，请上车吧！”

我们上了车。雪白的小车象一只小白鸽似的轻快地朝雷利海滨奔驰而去。

湛蓝的海湾，水平如镜，柔和的阳光把大海照得光亮亮、金灿灿。乍有一阵微风吹过，泛起一阵阵涟漪，波光粼粼。我们踏着海滨上柔软的细沙，来到绿涛碧浪的大海，一边畅游，一边欣赏着海天一色的大自然美景。海滨尽是一些乐而忘归的人群。我们来到沙滩上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底下，稍作休息。

“等一会，我去要点饮料。”维萝妮卡说。

“不，还是我去。”

“别客气了，您是客人，应由我来招待。”维萝妮卡一边说着一边径直朝酒吧走去。不一会，她手里拿着两瓶“阿姆斯特牌”啤酒，捷步来到阳伞底下。

“这是本地产的吗？”我接过其中的一瓶。

“不，是进口的。”

我们各自满意地品尝着这种名牌啤酒。这时我偷偷地看了维萝妮卡一眼。她悠悠然，一口口地呷着啤酒，微微泛红的脸上放着异彩。她太漂亮了。我心里不断地这样想道。聪明的姑娘好象看透了我的心，她不断微笑着忸怩地看着我。

不知什么时候，她突然扑了过来，半躺着依偎在我怀里……

“威廉，我总在想，您为什么选塞拉利昂这个地方度假？为什么不象非洲一些青年那样，到欧洲或到美国去？”她轻声细语地问我。

我一时还摸不清她提这个问题的含意。然而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和有文化修养的人，尤其象她这样的记者谈话，多少要留点意，因为她们打听某件事时，往往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非洲许多青年的头脑中存在着盲目崇拜欧美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去过欧美，这一生就过得没有意义。他们还认为到非洲其它国家旅行度假没有什么可看的，更没有什么可学的。简而言之，他们歧视非洲的文化，崇拜西方的什么文明，认为人类文明发祥地在欧美。这些都是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恶果。”我看她听得津津有味，就象学生听老师讲课那样，因此便继续说道：

“在漫长的殖民统治岁月里，殖民者将非洲说得一无是处，而欧美却是如何尽善尽美。遗憾的是，我们非洲的某些国家，纵然独立多年，但这些流毒还没肃清，还在继续毒害着年轻的一代。”我停了一下，喘了口气，继续说：

“维萝，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上要来一次革命，要用我们的行动彻底清除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要使人们看到我们非洲国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各有长处，彼此间有许多东西值得互相学习。这就是我为什么到塞拉利昂度假的原因。”

“那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欧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维萝，我依然认为他们还是有许多先

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非洲大陆的发展，有些东西我们还必须虚心去学习。”

“所以您主张我们非洲各国必须互相来往，互相学习，增进彼此互相了解是吗？”

“完全是这样，维萝，近年来非洲统一组织总在大声疾呼要为非洲统一而斗争。然而光号召还不够，要靠斗争去实现，要靠我们青年一代去努力奋斗，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泛非青年组织的原因。彼此互相往来，增进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互相了解，这样非洲的统一就指日可待。”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比如说，您是一位商人，到这里来，和商业界人士来往，增进了解和合作，这不仅仅是威廉和维萝妮卡之间的合作，而是坦桑尼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合作，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而且不局限于商业领域，那么就会出现非洲国家全面合作的局面，这样非洲的统一就会很快实现，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我们想到一块了。”我用赞许的口气说。

“有许多青年人认为非洲文化没有长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模仿外国的东西太多了，是吗？”

“这些人将非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我不同意。我认为非洲文化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必须继承和发扬。当然，为了适应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传统的文化作一些适当的调整和改革也是必要的，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文化也应随之发展而发展。”我停了一会，接着说：

“关于外国的文化，我们不能盲目模仿，一概接受，否则是有害的。但是我不反对模仿，对那些符合各国国情需要的，能为我所用，能促进非洲文化发展的，我们可以模仿。

总而言之，非洲的传统文化必须永远继承和发扬。”我用期望的眼光看着她，等待着她的回答。

“我是梅姆贝族人。这个部族原居住在南部地区，按部族的习俗，像我们现在这样，男女一起游泳是不允许的。现在这种做法是从欧洲学来的。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们看见了，他们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光彩的，是给他们丢脸。对这件事，你有何看法？是不是与非洲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呢？”她微笑着，她笑得那样甜，那样使人心醉。

“我认为，我们今天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在二十世纪中期，在人们眼里这种做法是不光彩的，那正是我们前辈们所处的时代，因此他们必然有这种看法。我们这些人是在二十世纪末期长大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不应该有这样看法，相反应认为这些对增进人们相互了解是有益处的！”

“您是在替你自己辩护”维萝妮卡开玩笑说。

“也可以这样说，您呢？我想您也同样吧，否则……。”维萝妮卡满脸绯红，她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腼腆地说：

“真是的，威廉，我说您不是商人，您简直就是一位研究政治的学者。您要是当一名记者，倒是很合适。非洲的青年们如果都有您这样高的觉悟，社会发展就会更快。我想我应将您刚才的谈话稍加整理，在《非洲》杂志上发表出去，教育其他的青年们。”

我心里暗暗庆幸刚才的想法，因为记者们往往会这样做的。

“这样做，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说。

“当然，因为这是我们记者的职责。”

“既然您也认为非洲各国青年有必要互相来往，增进了

解，那么您应首先这样做，到坦桑尼亚去，看看那里的青年们是如何学习，生活和工作的。”

“说到做到，我一定会到坦桑尼亚去的，尤其到您的家乡去，我就更高兴了。”

“那好，我举双手欢迎您！”

“您结婚了吗？”她突然问我。

“还没有呢！”突如其来的发问，简直使我不知所措，停了半天我才回答说。

“已经有对象了吗？”

“有了。”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她到欧洲留学去了，起码三年以后。”

“这么长时间，难道不会有什么变化？俗话说夜长梦多！”

“愿上帝保佑，不要出现任何不幸。”

我们之间出现了难堪的沉默，我不知道维萝妮卡这时在想什么，刚才还微笑着的眼睛突然失去了光彩，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显得有些沮丧。

这时，我突然发现侧面有一个人朝我们走来，他的到来打破了难堪的局面。维萝妮卡看见他来了，赶紧站了起来，朝来人走了过去。

“维萝，您好！”

“啊，赛里夫，您好！”维萝妮卡又恢复了常态，握着他的手，表示问候。

这位年轻人看上去年纪和我们不相上下，他身材魁伟，身着画着格瓦拉头像的时髦短袖上衣，显得神采奕奕，有一种男性的俊美。

我走到他们跟前，维萝妮卡赶紧介绍说：

“赛里夫，这位是我的朋友，叫威廉·冈姆巴，是坦桑尼亚商人，来这里度假的。”然后又回过来对我说：

“他叫赛里夫，我们是同行，他也是《非洲》杂志的记者，专门写有关南非解放运动的专题报导。”

我们热烈握手，互相问候。

“我经常到坦桑尼亚去，尤其前线国家在达累斯萨拉姆开会时，我每次必去。”

我心里暗暗想，我以商人的身份出现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象赛里夫这样的青年人，出自职业习惯，对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那太好了，您如此熟悉我们国家，我很高兴。”我微笑着说。

“维萝，今晚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找个地方与您这位来自坦桑尼亚的朋友畅谈畅谈，您看怎么样？因为我在他们国家时，他们对我太热情了。”

“可以，威廉你说呢？”

“我没意见，您是东道主，由您来安排。”

“那好，说定了，今晚七点我们在宾图玛尼旅馆酒吧见。”赛里夫说完，和我们握了握手，就走了。

我们还余兴未尽。等他走后，我们再次来到海里，以尽余兴。这时，微风初起，原来水平如镜的海湾，被风吹皱了，涌起一层层波涛，不断地抚摸着白色的沙滩，溅起一堆堆雪沫。太阳已挂午，游人渐渐离去，我们亦离开海滩，到海滩饭馆吃完一顿午饭后，离开海滨回城里。

晚上七点，我来到宾图玛尼酒吧，四处寻找，赛里夫和维萝妮卡还未到。我在门口左边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